

四大名捕

武侠文坛奇才 寂寞高手

温瑞安

【超新派武侠】

经典

凶手·血手·毒手



华夏出版社

温瑞安“四大名捕故事系列”之

凶手·血手·毒手



温瑞安 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凶手·血手·毒手/温瑞安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7
(四大名捕故事系列)
ISBN 7-5080-3167-9
I.凶… II.温… III.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55680号

凶手·血手·毒手

著 者:温瑞安
责任编辑:梅 子 陈 默
装帧设计:点石堂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四号
邮 编:100028
电 话:(010) 64663331
印 刷:北京宇海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8.875
字 数:200千字
版 次:2003年7月北京第一版
印 次:2003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80-3167-9
定 价:19.80元

华夏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请随时联系

序

如果文学的虚拟实境,目的就在于构筑另一种真实,那么,这种真实正足以弥补现实人生的模棱与缺憾。

置身天理不彰、公道不行的乱局中,到处充斥滑溜溜的人与混沌沌的事。既不见英雄美人的浪漫,疏财仗义的侠情,视财富名位如敝屣的豪气;更少了大块肉、大碗酒的痛快淋漓。

虽然看不到刀光剑影,却仍感觉得到煞气冲天;

虽然看得见高手较劲,却分辨不出光明与黑暗。

不由让人同声一叹,大侠的时代是不是已经成为历史?

我们相信文学创作不只是为了露才扬己,温瑞安先生打破正统文学视武侠小说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偏见,不仅提供最动人的虚拟实境,寓意深刻之余仍呈现中国文字之美,期能与读者共同创造另一个属于大侠的时代。

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

林维青

一九九八年一月二日

总序 大小说

“四大名捕”故事，从一九七〇年开始，写到现在，已写了接近三十年，还在写，还在刊登，电视还在翻拍或重播（尽管所拍的大抵与我原著无涉，多由“天才编剧”抓住四个人物特点特性加以发挥、歪曲），漫画也还在翻炒或抄袭（虽然“天才画家”所绘的连环画大抵除了严重违背我写的“四大名捕”的精神和本义之外，并无关联），连其他相近类型的小说同样在模仿或翻新，乃至三十年前的忠心读者仍甘心抵命地追读下去，以及不断有新锐读者一样重头追看，以致“四大名捕”这系列小说，一本一本地写下去，一个故事又一个故事地起伏着，一次又一次再版，一部又一部新版，甚至“四大名捕”中的冷血（冷凌弃）、追命（崔略商）、铁手（铁游夏）、无情（盛崖馥）要比他们的原创人“温瑞安”——就是笔者更著名，尤其在中国大陆，人多知“四大名捕”又破了什么案而不知温瑞安又写了什么新书，因为以上种种拳拳盛意的反应和招招入肉的效果，使我依然孜孜不倦地把虎虎生风的“四大名捕”霍霍运笔地写下去，直至有个圆满的结局为止，这是部由活刺刺的生命和泼辣辣的侠气所完成的大小说。

温瑞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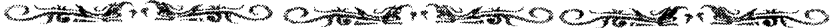
稿于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丁丑年大除夕至三月十日戊寅年大年初三何家和、梁应钟、小康、舒展超在珠海卜卜齐新居欢度新春，唱遍铭者、名都。

校于一九九八年一月三十日年初三至二月二日大年初六与叶浩、何包旦、阿晴、陈念礼（及心怡、淑仪、家礼等）在拱北区不戒斋欢快共度，推出杂志、新书。



目 录

序(林维青)	(1)
总序 大小说(温瑞安)	(1)
第一部 凶手	(1)
第一回 从惨叫开始	(2)
第二回 自怀疑寻索	(25)
第三回 以死亡结束	(41)
第二部 血手	(51)
第一回 一人幽冥	(52)
第二回 关东奔雷	(60)
第三回 破不破得了阵?	(96)
第四回 杀不杀得了朋友?	(116)
第三部 毒手	(135)
第一回 血牢逃龙	(136)
第二回 分金拜佛	(157)
第三回 苦斗狼人	(170)
第四回 二释英杰	(183)
第五回 三阵决胜	(197)
第六回 十一剑战	(211)
第七回 伏道奇袭	(232)
第八回 虎落雪原	(253)
附录 温瑞安英姿焕发(倪 匡)	(273)
附录 温瑞安说话处事方式特别(林 冰)	(274)



第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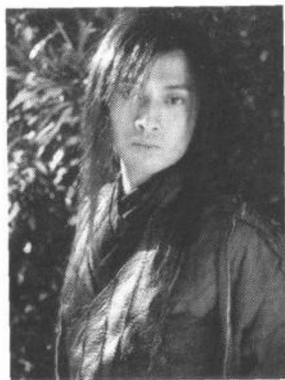
凶

手



第一回

从惨叫开始





这突如其来的一声惨嘶，自东厢楼阁之上传来！

而在这偌大的厅堂里，本来正是兴高采烈，喝酒猜拳之际，都给这一声惨嘶，唬得呆住了。

看这厅堂中的人，多为武林人士装扮，个个虎背熊腰，双目炯炯有神，佩剑悬刀，看他们的气度举止，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身份，绝非泛泛之辈。

这厅堂的中央，有一大“寿”字，四处布置得辉煌灿烂，堂皇艳丽，显然是大富之家；而厅中的数百名武林人士，莫不是一方之主，从这点可以看出，这富贵之家显然也是武林泰斗。

最难得一见的是，大厅首席旁的四张太师龙雕檀木座椅，这四张座上，坐着四个年近花甲的老人。

为首的一个，银眉白须，容貌十分清癯，身形硕长，常露慈蔼之色，背插长剑，这个人不是谁，正是当今沧州府，声望最高，武功也登峰造极的武林名宿，“第一条龙”凌玉象，据说他的“长空十字剑”剑法，天下无人能接，可惜年事已高，乃归隐江湖，封剑多年了。

第二个是一个白发斑斑，但脸色泛红的老者，腰间一柄薄而利的缅甸刀，终日不离身，左右太阳穴高高鼓起，显然内功已入化境。这是“第二条龙”慕容水云，手中缅甸刀的“七旋斩”法，挫敌无数，为人刚正不阿，黑道中人听到“慕容水云”的名字，真的是闻名丧胆，走避不迭。

第三个是一个装扮似道非道的老者，黑发长髯，态度冷傲，手中一把拂尘。这人姓沈，名错骨，排“第四条龙”，武功奇高，手中的拂尘，乃奇门兵器，名“错骨拂”，但性格奇僻，冷酷无情，不过为人还算正义，只是手段太辣而已，若说黑道中人见慕容水云走避不迭，见这个沈错骨，只怕是连一步都不敢动了。

第四个是一名鸛衣百结、满脸黑须的老人，眼睛瞪得像铜钱一般大，粗眉大目，虽然比较矮，但十分粗壮，就像铁罩一般，一双粗手，也比常人粗大一二倍。这人身上并无兵器，但一身硬功，“铁布衫”横练，再加上“十三太保”与“童子功”，据说已有十一成的火候，不但刀剑不入，就算一座山塌下来，也未必把他压得住！这人性子在“五条龙”中最为刚烈，正是“第五条龙”——龟敬渊。

所谓“武林五条龙”，昔日都是赫赫有名的武林豪杰，可惜岁月不饶人，他们年纪渐渐大了，不过也愈发受武林人士所敬重，“武林五条龙”这

个牌匾，一直都未曾拆过下来，或换在什么人的名下。

所谓“武林五条龙”，便是：“第一条龙”，擅长“长空十字剑”剑法的凌玉象；“第二条龙”，擅长“七旋斩”刀法的慕容水云；“第三条龙”，擅长“三十六手九节蜈蚣鞭”的金盛煌；“第四条龙”，擅长“错骨拂”的沈错骨；“第五条龙”，就是擅长“铁甲功”的龟敬渊，这五人在沧州府的武林，可说犹如日之中天，德望之高，鲜有人能出于其右的。

今日，正是“武林五条龙”中“第三条龙”金盛煌的五十大寿。

这厅堂上的武林豪杰，自然是自江湖各地赶来，来庆这富甲一方、武功盖世的“三十六手九节蜈蚣鞭”金盛煌的五十大寿。

而那一声惨呼，自楼上传来，并非别人，正是寿星公金盛煌的声音！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一声惨嚎突然响起，又突然地静止了。

在座的群豪，有些仓皇起身，有些拔刀动枪。

有些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时人声沸腾，十分慌乱。

忽然一宏厚而温文的苍老声音，压住了全大厅的吵杂之声，这声音缓慢而有力，使得大家都静了下来，听他说话：“各位，适才那一声惨叫确是金三弟的，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可是却要请各位合作，尽量镇静，这样我们才能听清楚和看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如果发现有人离场或潜逃，还请诸位把人擒下。多谢！”

各人随声望去，只见凌玉象仍安然坐在太师椅上，扬声说话，而他身边的慕容水云、沈错骨、龟敬渊等，不知何时，皆已不见。

众人甚至不知道三人是何时走出大厅的。

凌玉象含笑道：“各位，慕容二弟、沈四弟、龟五弟已去查看何事了，以金三弟的功力，再加二弟、四弟和五弟，就算天大的事，也该罩得住。”

厅中诸人纷纷坐了下来，有人笑道：“‘武林五条龙’动了四条龙，天下哪有平复不了的事！”

又有人笑道：“就在那一声惨叫响起之际，我已看见慕容二侠、龟五侠等人一掠而出，好快的身法呀，我连看都看不清楚。”

更有人笑道：“你当然是看不见了，人家是前辈风范，应变得多快多从容，我们呀，可登不上大雅之堂啰。”

大家说笑纷纷的，凌玉象也笑着，但他却蹙着眉：因为没有人比他更



清楚，“三十六手蜈蚣鞭”金盛煌，是不可能随便乱叫的！

更何况那是一声凄厉的惨叫！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去的三位兄弟，也一定已赶来报告，以安大伙儿惊疑之心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偏偏就赶在金盛煌的五十大寿宴上？

*** 从惨叫开始 ***

忽然大厅人影一闪，沈错骨黑衣如风，脸色就像黑衣一般的硬绷绷，凌玉象一皱眉，沈错骨双手一摊，竟都是鲜血。

厅中有人惊叫了一声。

沈错骨俯前对凌玉象道：“大哥，你去一趟。”

凌玉象道：“好。”好字未了，他的人已像一朵云一般，飘出了厅外，身法从容而迅速。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大厅中又恢复了交头接耳，只听沈错骨铁青着脸，一字一句地说道：“在事情还未清楚之前，请诸位勿擅自离席，违者死！”

这几句话，沉重而有力，杀气像刀风，一时之间，大厅都静了下来，连一只蚊子飞过的声音，都能听见。

究竟金府发生了什么事？

*** 从惨叫开始 ***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凌玉象飘出大厅时，心中也不断地想着。但他一步出大厅之后，身法急展，如风驰电掣，黄衣飘飘，已转过“紫云阁”，折出“湘心亭”，掠过“竹叶廊”，直扑东厢高楼。

凌玉象甫一进楼，只见几个金家仆人，神色张惶，眼圈发红，木然而立，几个金家的亲戚姨妈们，正匆匆走上楼去看个究竟，其中一名仆人一见凌玉象便哭道：“太爷，……”竟泣不成声。

凌玉象沉声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慕容水云忽然自楼上探出头来，叫道：“大哥，你快上来。”

凌玉象身子平空直升而起，已自窗外穿入；凌玉象甫一入内，已被房里的景象所震住了！

这是“第三条龙”金盛煌的房间。

第一部 凶手

这房间里本来因祝寿已布置成通红一遍，而今更是红得可怖。

血红。

红色的鲜血，遍布房子的每一个角落。

金盛煌就倒在血泊中。

他的身上还穿着锦袍，半个身子，倚在床上，背向大门，临死的时候，手还捂着心胸，血，就在那儿流出，染红了整张床。

致命伤就在胸膛上。

血渍由敞开的大门开始，一直洒落到床上，显然出事的地方就在大门口，而金盛煌负伤一直挣扎到床边，他的一只手，还伸到了枕下，掏出了半截黑鞭。

他仗以成名之“三十六手九节蜈蚣鞭”，或因五十大寿之喜，并未带在身上！

凌玉象什么阵仗未见过，但金盛煌是他自己的结拜兄弟，相交数十年，他不禁激动得全身发抖，终于落泪。

金夫人以及金家的子弟，皆哭倒在房中。

凌玉象强忍悲楚，扶持金夫人，忍泪道：“弟妹，你要节哀，三弟的事，我们四个兄弟，一定会为他报仇的……”

金夫人竟哭得昏倒过去了，凌玉象急以本身真气，逼入金夫人各脉要穴，金夫人悠悠转醒，嚎啕大哭道：“大伯啊大伯，盛煌死了，今后叫我怎么活，你说叫我怎么活……”

“第五条龙”龟敬渊本来已紧握铁拳，听到这里，脸肌绷紧，全身骨骼，竟“格格”作响，怒吼道：“王八羔子，敢杀我三哥，我龟老五跟他拼了！”说着冲了出去。

慕容水云身形一闪，已拦住了他，问道：“五弟，你要跟谁拼？”

龟敬渊一呆，随即大吼道：“我管是谁，总之我找今日的来客，一个一个的揍，不怕他不认！”

慕容水云怔了怔道：“五弟，这使不得——”

龟敬渊怒吼道：“你别阻我，否则连你也揍。”

凌玉象沉声叱喝道：“五弟，不得鲁莽。”

龟敬渊对这“第一条龙”凌玉象，倒是心存敬服，很是听话，当下不敢再闹，但悲从中来，竟蹲下大哭起来，边道：“三哥啊三哥，是谁害你，快告



诉老五知道,俺把他千刀万剐,替你报仇!”

凌玉象皱眉叹道:“弟妹,这件事,我看还是要报官料理,比较妥善。”

金夫人缓缓抬起脸来,满脸的泪,竟已哭出血来,忽然似想起什么似的,道:“好,盛煌的两位知交,都是天下名捕,冷血与柳激烟,都在座上,何不请他们来相助?”

凌玉象大喜道:“有他们两人在,三弟案情,必能早日寻出真凶!”

× × × 从惨叫开始 × × ×

谁是柳激烟?

柳激烟不是谁,柳激烟是五湖九州、黑白两道、十二大派都尊称为“神捕”的六扇门第一把好手。

“神捕”的意思,不仅指他如捕快中的神,而且也指就算是鬼作案,他也能追缉真凶归案。

柳激烟不但才智高,武功也高,而且还相当年轻,不过三十余岁,他用的武器,只是一柄小烟杆。

据说从没有人能在他烟杆下,走得过二十招。

“神捕”柳激烟不但智勇双绝,而且还广结人缘,九流三教、三山五岳的人,无不有他的眼线;尤其在衙里的捕快们,都视他为青天大老爷,听命于他。

柳激烟与“武林五条龙”,相交已近七年。

而今金盛煌被杀,柳激烟在情在里,必会全力出手的。

至于冷血,冷血又是什么人呢?

冷血只有二十岁,是六扇门里极年轻的一个人。

可是他却是“天下四大名捕”里的一个。

“天下四大名捕”,系指:无情、铁手、追命、冷血四人,连“神捕”柳激烟,居然都榜上无名。

这“天下四大名捕”,都是武林中的数一数二的好手,各人有各人过人之处,冷血便是其中之一。

他在十七岁的时候,便已屡建奇功,他要追缉要犯,从来未失败过的。十八岁时,为了要擒住一武功极高的混世魔王,他躲进那魔王的魔窖里,十一天不言不动,不食不饮,抓住了个仅有的机会,趁那魔王不防之际,给予致命的一击!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居然能擒住那魔王,一时使武林为之

轰动。

十九岁时他单人匹马，闯入森林，追杀十三名巨盗，终于把对手一一杀死，甚至高过他武功一倍的首脑，也死在他剑下，当他拖着满身伤痕的身子，回到县城，众人都以为他活不长了，可是没到两月，他便可以策马出动，追缉恶徒了。

冷血善剑法、性坚忍，他的剑法是没有名堂的，他刺出一剑是一剑，快、准而狠，但都是没招式名称的。

他觉得招式只是形式，能杀人的剑术才是好剑法。

所以，冷血的年纪虽轻，但在六扇门的辈分，却是相当之高。

不过，也因为他年轻而刚烈，许多捕快差役，都不甚服他，他们宁愿膺服柳激烟。所以柳激烟的声望，远比他还大。

冷血与金盛煌，相识仅一年，但他与凌玉象，曾经在一次追缉沧州大盗中合作过，已有三年的交情。

金盛煌这件事情发生，冷血也绝不会坐视不理的。

从惨叫开始

冷血是站着的。

只要他还可以站的时候，他绝不会坐着。

因为坐着会使他精神松弛，万一过敌，他的反应就不够快。

柳激烟是坐着的。

只要他可以坐着的时候，他绝不会站着。

因为站着会使他精神疲累，一旦过敌，他就不能反应敏捷；只有从最充足的休息中，体能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

可是他们都看向同一方向。

他们都在金盛煌的房中，望着金盛煌倒在血泊中的身子。

柳激烟缓缓地道：“凌兄，您上来的时候，这里的情形，可就是这样了？”

凌玉象沉声道：“老夫曾吩咐下去，任何人不得移动物品，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席。”

柳激烟睿智地垂下头，再问道：“凌兄，您上楼来的时候，可曾看见什么可疑的人？”

凌玉象道：“三弟惨叫声甫发，二弟、四弟、五弟已相继掩至，老夫留在



大厅，安顿客人。”

慕容水云道：“我一扑上楼来，便见大门敞开，心知不妙，便与四弟、五弟冲了过去，只看见……三弟，就伏在那床边，嘶声叫……”

柳激烟动容道：“叫了什么？你听清楚了没有？”

慕容水云凄然道：“三哥叫的好像是‘你，楼……’便气绝身亡了……我痛极欲绝，还是四弟比较冷静，他说他会去叫大哥上来……后来，弟妹等，也闻声上来了……”

柳激烟吁了一口气，叹道：“可惜金三侠无法讲出他的话来。”

冷血忽然道：“有。”

柳激烟道：“哦？”

冷血冷冷地道：“这儿有姓楼的没有？”

金夫人止住哭声，沉思了好一会儿，方道：“没有，这里没有姓楼的人。”

慕容水云接道：“宾客中也没有。”

柳激烟忽然提点道：“会不会是姓刘的？”

凌玉象拍案道：“对！应该是有的！老夫这就去查查。”

柳激烟喃喃地道：“金三侠临死之前，毕竟说了句重要的话。”

冷血沉声道：“他这句话，可能就是凶手的姓名。”

冷血很少说话，他的话往往都很有力、很决断。

柳激烟比较多话，但他的话，很睿智、很沉着、也很动听。

*** 从惨叫开始 ***

凌玉象很快地走上楼来，拿着一份名单，叹道：“宾客中确有两人姓刘的，家仆之中也有一位姓刘的。”

柳激烟道：“哦？他们有无可疑？”

凌玉象摇首道：“这两名姓刘的宾客，一名叫做刘亚父，根本不会武功，是当店老板，因常把珍品卖给三弟，所以在这大寿中，三弟才会请他来。此人根本不可疑。”

柳激烟道：“还有一人呢？”

凌玉象道：“这人会点儿武功，名声也不大好，但对三弟，却一直心存敬服，而他的那一点儿武功，就算猝然出手，趁三弟不备，也绝不可能得手的。他叫刘九如，外号‘铁尺’，在江湖上不甚出名，只怕你们二位，也未听

说过吧？”

柳激烟笑道：“这刘九如现年四十三岁，兵器铁尺二尺三寸，好酒色、无功过，但喜惹事生非，曾被捕一次，下柳州大牢，家无亲人，对金兄，倒常在外人面前，赞誉有加。”

这柳激烟不愧为“神捕”，对区区一个武林小卒，居然对他的生平，尚记得如此清楚，朗朗上口。

凌玉象一呆，说道：“神捕不愧为神捕，真是佩服佩服。”

柳激烟一笑道：“哪里哪里，我是吃这行饭的，对江湖上的一人一物，当然要了如指掌。”

冷血冷冷地道：“刘九如我不知道，还有那刘姓仆人呢？”

凌玉象笑道：“这更不可能，那是一位七岁女童，是三弟刚买回来的小丫环，连喜事丧事还分不大清楚呢。”

慕容水云忽然道：“二位，大厅中的客人，要不要查查，在出事的时候，他们是否曾离开过？”

柳激烟道：“大厅中的人，是不是都是你们的朋友？”

凌玉象道：“老夫都查过了，没有冒名而来的人。”

柳激烟道：“其中会不会有人与金三侠有过宿怨或世仇的？”

金夫人泣不成声地接道：“不会，绝不会有。盛煌庆祝大寿时，名单都是与我商议过的，我们就怕宴中有什么不快的事情发生，所以把会生事的、有过怨隙的人，都没有请来，谁知，还是……”说着又哭了起来。

柳激烟道：“还是烦凌兄派个人，告诉沈四侠，把厅中的人放走吧，那是无补于事的。谁都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事发生的，所以事发之际，许多人都不会在厅中，就拿在下来说吧，那时候也在花圃里赏竹，这样查下去，只怕连在下也有嫌疑了。”

凌玉象笑道：“柳兄弟说笑了，只是我三弟府中，防卫森严，若非厅中宾客下手，那敌人又如何闯入府中呢？而且以三弟的功力，只怕天下还没有人能一招杀之，三弟必于不防中被袭的，这只怕是三弟的熟人。”

柳激烟沉吟道：“熟人，定必是熟人，金三侠是中了类似剑尖之类的兵器而致命的，而且是刺入他胸膛之中，这样看来，除金兄疏于防备之外，能一刀得手的，除非是金兄熟悉的人而且其功力极高，否则绝不可能得手的。”



慕容水云也接道：“可不是吗！我知三弟性格，他若是见陌生人，一定鞭不离身的，现在他是中伏后才返身抽鞭，可见……哦……三弟，你死得太冤了……”

柳激烟叹道：“凌兄、慕容二侠，你们可曾知道近日金三侠与何人有过节特别深吗？”

凌玉象长叹一声，道：“武林中人，结仇结怨，在所难免，只不知有谁与金三弟有此深仇大恨，竟要在他大寿之日，前来狙杀。”

忽闻外面一阵喧哗，一名青衣仆童喘气如牛，气惶惶地闯进来，一见金夫人便跪下来，急得连话也讲不出。

凌玉象沉声道：“你有什么事，先喘了气再说，勿再惊吓你主子。”

那家丁气急败坏地道：“适才……适才，小的走过花园，想给厅中贵客倒茶换水，没料到，没料到自那槐树后，就就就就伸出了那么一只手，捏住小的咽喉，真是没吓死小的了——”

柳激烟、凌玉象、冷血皆为动容，追问道：“你是怎么样逃回来的？”

那家丁喘着气道：“不，不是小的逃回来的，是他，他放小的走……”

凌玉象道：“他的样子，你有没有看清楚？”

那家丁傻巴巴地道：“小的哪敢回头看，没给吓死，已经够……够命大了。”

柳激烟说道：“你知道他为何要放你走？”

那家丁结结巴巴地道：“那人……那人塞给小的一两银子……出手好大方啊……一两银子，还塞给小的一封信，要小的面交大人，不是小的要银子呀，是他说，小小的是要不交，他就那么一用力……一用力就能捏死小的……”

冷血沉声道：“信呢？”

那家丁手抖抖颤颤地掏出了信，金夫人正想接过，柳激烟微一摇手示意，自己接过信，在手上衡了一衡，再在当风的窗旁，把两个软塞塞入鼻孔之中，才撕开了信，这确确实实是一封信，没有任何陷阱，柳激烟才把信交给了金夫人，金夫人读着，忽然叫了一声，晕倒在地，凌玉象叫侍婢扶住了金夫人，持信大声朗读：

第一条龙凌玉象，第二条龙慕容水云，第四条龙沈错骨，